

DOI: 10.12361/2705-0866-05-09-140611

“直挂云帆济沧海”解

谢明明

海南大学, 中国·海南 海口 570100

【摘要】李白沿用乐府古题作《行路难》(其一)并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作结,长期以来,人们对“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的解读主要有两种:一为“坚信自己的理想抱负会有实现的一天”的“大济苍生”说;一为“一旦能如宗悫那般建功立业,便当似夫子、鲁仲连般归隐而去”的“功成身退”说。上述两种解说多从积极进取角度来进行分析,然乐府原旨本是“感叹世路艰难”,《行路难》(其一)既是沿用乐府原旨,那么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为“大济苍生”抑或“功成身退”的积极奋进似与原旨相背离,故而不甚妥当。

【关键词】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

“Directly hanging on the clouds and sails to the sea” solution

Mingming Xie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100, China

[Abstract] Li Bai used the old theme of Yue fu to write “The road is difficult”, and concluded with the phrase “Sometimes, the wind will break the waves, straight hanging cloud fan ji Canghai”, there are mainly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entence: one is the saying of “Helping the common people”, which believes that one’s ideal will be realized one day. One for “Once can be like Zongquedao as a career, easy as teacher, Lu zhonglian-like seclusion away” of “Success” said. The two explanations above are analyzed from a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perspective, but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yuefu is to “Exclaim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world”, and the first is to follow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yuefu, then,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nterpret “Jicanghai jihangyun fan” as “Great help to the people” or “Success in life” as a positive endeavor, which seems to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purpose.

[Keywords] Li Bai; Hang directly on the clouds and sails to the sea

1 旧解概述

《行路难三首》被视为李白表达情感的代表性诗篇,一直以来都备受古今学者的关注。然而,正如李白自己所言“语多率然而成者”,这首诗的主题和含义常常存在多种解读,导致其意义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解释《行路难》(一)的末尾两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不同的解释观点纷至沓来。目前流行的解释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助人济困”观点,另一种是“取得成功后退隐”观点。

“大济苍生”的观点通常表达为以宗悫为例,强调“长风破浪”的不懈追求,同时认为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理想终将实现。《历代文学作品选》阐释这一观点为坚信梦

想和抱负最终会得以实现,充满着积极和乐观的信念。同样,《唐诗鉴赏辞典》也解释说,尽管前途充满重重阻碍,但仍然相信会像宗悫所述那样,充满决心地挑战困难,乘风破浪,航向理想的彼岸。余恕诚先生则认为,这两句诗表达的意义是在一系列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高昂乐观的节奏,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终将成真。一些文学史教材也多引用这类解释来说明此两句表示李白仍旧对未来充满信心。

“功成身退”的概念可以在赵昌平先生的著作《唐诗三百首全解》和《李白诗选评》中找到,他解释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赵昌平先生认为,“浮海”一词可以追溯到《论语·公冶长》的第五篇,其中提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此外,史记中的鲁仲连列传中也记载了鲁仲连在齐国将田单收复聊城后逃隐海上,并说:“吾与富贵而诟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这句话的用意是,他宁愿贫穷而追求内心的志向,而不是追逐富贵而受制于他人。这两个例子都表明,一旦一个人能像宗悫那样取得成就,他就应该像孔子和鲁连一样,乘舟浮海,退隐山林。

上述两种解释主要从积极主动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李白虽然在表达政治道路上的困难时承袭了乐府的传统,但由于诗人的个性以及李诗政治抒情的倾向,往往会留下一丝希望的线索。因此,对于“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诗句,他们总是试图表现出一种乐观和自信的态度。然乐府原旨本是“感叹世路艰难”,胡震亨认为:“《行路难》,叹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古辞亡,后鲍照拟作为多。白诗似全效照。”《行路难》(其一)既是效仿鲍照沿用乐府原旨,那么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为“大济苍生”抑或“功成身退”的积极奋进似与原旨相背离,笔者以为从积极进取的角度来解说不甚妥当。

2 旧解不妥之处与个人观点

2.1 “沧海”何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通过冲破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而造福于广大人民。这种强制性解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将“长风破浪”与“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两句话视为具有相同含义,而这种混淆解读又源自对“沧海”一词的误解。

在诗歌中,“沧海”经常出现,最初用于指代东海或广阔的海洋。首次出现于王逸的《九思·怨上》中:“危险的东海啊,我在你的茫茫大海中游荡,沐浴在天空之池。”它的最初意义仅仅是指东海或大海。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词的意象开始演变,超越了最初的基本含义,产生了新的含义。从古代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到葛洪所著的《神仙传——王远》,其中描述的“沧海桑田”典故赋予了“沧海”这一意象新的含义,即仙境之所在。例如,庾阐在《游仙诗十首》中的第四首写道:“轻举观沧海,眇邈去瀛洲。”而鲍照在《代别鹤操》中描绘了双鹤在沧海之间翱翔的场景。这些诗句将“沧海”视为神仙之居所,充满神秘色彩。而在《晋书》中,王尼的传记中提到,王尼常感叹:“沧海横流处,不安也。”这进一步赋予了“沧海”这一象征社会或人世间的意象新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沧海”在不同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既代表了仙境,又可用来隐喻社会世界。在《讲席将毕赋三十韵诗》中,萧统表达了“沧海”的变

化,而李益在《喜见外弟又言别》中则提到了与“沧海”无关的事情,这也是在天将黑暗降临之际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李白在他的诗歌中不仅在《行路难》中使用了“沧海”的意象,还在其他十一首诗中出现过,还有一次是在《南奔书怀》中,尽管有争议,但有人认为这是伪作。

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六)

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留别王司马嵩》)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怀仙歌》)

谓言挂席渡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东鲁见狄博通》)

惟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酬崔五郎中》)

缅思洪崖术,欲往沧海隔。(《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感激黄石老,经过沧海君。(《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

在前三句中,“大海”表示广袤的海洋,而在后两句中,“沧海”代表了沧海君,《汉书·张良传》中有记载:“张良曾经在淮阳学习礼仪,他曾在东方遇到了沧海君,并得到了一位强壮的壮士,一起帮助他举起了一根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秦始皇东巡至博浪沙中,张良与他的伙伴们阻止了秦始皇的前进,不小心击了他的副车。”在典故中,沧海君通常被称为“海神”,因此“沧海君”成为了仙界神明的代名词。在接下来的五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沧海”这个词被用来指代神仙的境界。此外,在李诗中,还有一些与“沧海”意思相近的词汇,如“沧溟”、“溟海”、“蓬海”、“东海”、“溟渤”等等,但它们都没有代表理想或社会方面的含义。从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在李诗中还是在其前期诗歌中,词汇“沧海”主要用于指代大海、神仙、以及神仙居住的世界。因此,可以断定,“济沧海”并没有象征着“实现理想,造福众生”的含义。通过对比“谓言挂席渡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表达主题上高度一致,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因此可以理解,“直挂云帆济沧海”中的“沧海”一词,更可能象征着神仙境界,而“济沧海”的含义则是追求超脱世俗生活。即便我们将“沧海”解释为大海而非神仙境界,“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表述也不能被理解为“克服困难实现理想,造福众生”的意思,因此对于“造福众生”的解释显然与诗歌的意图相悖。

除了上述原因,解读“直挂云帆济沧海”还与诗文前后

句的意义表达紧密相关。《行路难三首》是属于歌行体诗歌，但由于作者李白生活在近体诗完全成熟的年代，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受到了近体诗的影响。在内容表达方面，近体诗避免了“合掌”的情况，这种“合掌”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使用同义词表达相似意思；另一种是虽然不使用同义词，但上下两句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先生进行了对《全唐诗》的详细统计，结果显示在这部包含四万七千多首诗的巨作中，只有一例涉及到“合掌”忌讳的诗歌。这发现表明，李白在他的诗歌中很少采用上下两句来重复表达相同的意思。

2.2 《行路难》与李白

2.2.1 《行路难》（其一）主旨探析

李白的诗歌创作极为多变和复杂，因此要深入了解诗歌的内在，以领悟其中微妙的心理变化。在他的作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中有几句表达了这一情感：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几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庄子·缮性》一文中提到了“时命”，强调古代隐士之所以隐居并非出于自愿的隐匿，不是因为他们故意隐藏身形，也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保留言辞，更不是因为他们有才智却不展露，而是由于时运不济。这句话说明了隐士之所以隐匿，是因为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没有得到机遇而被迫过上了隐居生活。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白感叹自己“时运不济”，只好抛弃了追求权势的志向，选择了在江海间流浪。李白进一步解释，他曾努力学习剑术，但却被人嘲笑；他也努力追求文学，但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他发现，他的剑术并不能胜任千万人的竞争，而他的文学作品也未能在四海间广受欢迎。

此外，李白在其他诗作中多次表达了他渴望远离世俗之情。例如，《纪南陵题五松山》是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创作的，郁贤浩在注解中指出：“这首诗并非以写景或游玩为主要目的，而是一首怀古寄托情感的诗篇。”在回顾了自己前往圣达之旅的经历后，他在诗的结尾深感时运或许是巨大的谬误，类似仲尼那样的伟大人物也将不知如何应对。在《古风》（第二十九首）中，李白表达了仲尼欲涉足海洋的愿望，将其与自己祖辈的沙漠流浪相提并论。朱熹则称这首诗表达了对逆境时代的悲叹，他说：“太白虽然拥有罕见的天赋，却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的文学无法安抚国家，他的武力无法稳定国家。”奸臣当道，外戚弄权，纵欲迷志于国文，却遭毁誉之声，这使得李白深感不满。这也表明，他在天宝三年谪去朝廷这一事件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他选择远离尘世，

追求遁世生活，与他在天宝三年离开朝廷的遭遇密切相关。笔者认为，李白在《行路难》（第一首）中所描述的情节，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第二十九首），以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的“时命”段落非常相似。这些作品都涉及到天命三年谗言导致离开朝廷的事件，表现了对世事的无奈和对远离尘世的渴望。

就《行路难》（其一）诗歌而言，本诗开篇四句描绘了一副宴饮的场面，美酒珍馐，金樽玉盘，诗人本该开怀畅饮，然而他接下来却化用鲍照《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来表达内心的愤懑和彷徨，于是他推杯辍箸，压抑、愤懑的情绪裹挟着他，促使他拔剑欲搏来宣泄内心的情绪，然当他拔出宝剑，举目四顾，心下却一片茫然。复杂纠结的心情拉扯着诗人，促使他一度想要冲破重重阻碍，于是他用两个比喻来暗示自己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想要横渡黄河可是寒冰堵塞了河道，想要登上太行山却又遭遇大雪漫天封住道路。这两句也间接回答了前面“心茫然”的原由，点明题目主旨“世路多艰”。艰难险阻难以冲破，诗人霎时间陷入迷茫，手足无措，“只得垂钓闲居，但闲居中他想着的仍是建功立业的壮志未酬，以至积想成梦，效吕尚而梦伊尹”，在这里诗人用了两个典故：姜太公闲来垂钓，却遇周文王，从而官运亨通；伊尹夜梦日边，居然真的受到商汤的赏识，从而大展宏图。然终究只是黄粱一梦，梦醒后依旧是歧路难行，于是诗人连呼“行路难，行路难”以强调自己对世路多艰的慨叹，又用“多歧路，今安在”来加强自己前文所提及的“心茫然”。故而诗人在诗歌的末尾虽仍以宗悫的典故“长风破浪”来表达自己执着的政治追求，但奸佞当道，嫉贤妒能之人仍在，纵然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十分困难。念及此，诗人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收束全篇，效仿夫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表达自己忧谗畏讥、放达自任的弃世归隐之意。

组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形式，其概念的形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目前关于组诗的说法大致有如下四种：

1、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由几首诗，乃至几十首诗构成一组，有共同的诗题，共同的诗旨，共同的抒情核心；二是有铺有叙，互相呼应。

2、这一系列的诗歌是作者在同一题材下聚焦创作的，它们具有一致的形式，共同传达着统一的思想。

3、组诗是诗人在特定的环境和心境下所写出来的，作品间有一定的联系，其情感指向相对集中、单一。其传播情形有二：一是自辑而成，二是他辑而成。

4、组诗指在同一诗题下，作者集中创作的表现同一思想，内容相关的一组诗。

根据上述四点关于组诗的说法，大致可以总结出组诗的三方面特点：第一、组诗有共同的诗题；第二、组诗有共同的主旨；第三、组诗中每首诗之间有一定联系。故而，从组诗的整体结构来看，“直挂云帆济沧海”所表达的意思既不应该与“长风破浪会有时”相同，也不应表达与《行路难》组诗主旨想要表达的“弃世归隐”的意思相反。

将三首诗对读我们可以发现，三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一以贯之，《行路难》（其二）在思想上继承第一首诗人陷于迷惘不能自拔的脉络，将梦幻的憧憬转换为对历史人物的追忆，韩信、贾谊等人虽历尽磨难并得以重用，但大多难以善终，这正印证了他“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观点的。这些史实是一面镜子，让李白感到痛苦，感到没有出路，以至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行路难》（其三）则是纯言退意，而其二与其三思想内容表达又比较集中，联系较为密切。根据前面所述组诗的特点，组诗的第一首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起到统摄其余诗篇的作用，如果其一既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激愤之情，又表现出诗人相信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坚定信念，那么第一首就无法和第二首、第三首在思想内容上产生内在联系，整体结构上三首诗便成了相互独立、互不关连的个体，故而应该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读为归隐江湖之意。

2.2.2 李白与《行路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在写下“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时对其理想抱负能否实现抱的并非是极其乐观的态度，而是较为悲观，或者极端点说是绝望的态度，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论证。

其一，李白是一个情感充沛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为人率真，个性鲜明，在诗歌中表现为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起伏波动极大的情感抒发。同是表达归隐之意，一说“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圣人共沦没，临歧胡咄嗟？”（《古风·二十九》），另一则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前者化用孔子乘桴浮于海之典，借孔子的遭遇来表达自己的不平，隐隐流露出对孔子的赞赏之情，后者诗人则自比陆通，嘲笑孔子痴迷于做官，表现对政治的不满，要像他那样游览名山过隐居的生活。他曾在诗中多次以孔子自喻，却也多次嘲笑孔子，复杂矛盾的心理恰是李白内心思想的统一：对社会的失望以及个人前途的悲观，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李白有点偏激。李白在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时可以高兴地

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么，在失意激愤之时说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归隐之词也就可以理解了。李白的思想在复杂性中有它的单纯性，在矛盾性中有它的统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彻始终。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要实现伟大的抱负，要建立不朽的功业。一念之贞，终身不渝。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何时都不忘自己远大理想的李白，在失望之时说出激愤之词才真正的表现出诗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其二，李白受道教影响极深，青年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方式：求仙学道。关于李白少慕神仙之事亦屡见于诗文之中，在其《感兴八首》（其五）中写道：“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可知在李白十五岁左右就已经受到道教的影响，同时在李白年少时期的代表作《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亦可看出李白在少年时期即好与道教中人交往。根据《彰明纪事》所记载，李白在弱冠之前曾赴梓州向赵征君学习长达一年余。赵征君实际名为赵蕤，他以博学韬晦、精通经世而著称。此外，他亦具备任侠之气，擅长于纵横之道，因此在当时享有盛誉。多次受唐玄宗征召，然而每次他均谢绝职位，选择隐居生活。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诗人追求仙学道是出于“养望待时”的初衷，然而经历“还山”后，他们的仙学道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向反抗黑暗势力，追求自由与隐逸生活。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他不可避免地带着更多的负面情感。在离开长安后，这位诗人表达了自己的消极和愤怒情绪，而不仅仅是在《行路难》这首诗中。天宝五载，他辞别家乡，向南游越中，即将踏上游历名山之前，他创作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写道：“且让那白鹿自在山谷间游荡，我必须前往访问名山。我不愿意屈服于权贵的压力，让他们让我失去开心的笑容。”白鹿是仙境的象征，名山则是仙人和隐士的居所，对于李白这位不愿屈从于权贵的诗人来说，这两个象征成了他远离世俗的恒久图像。由于政治挫折的经历，他自然而然地携带着更多负面情感。在他离开了长安之后，这位诗人在不仅仅是《行路难》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消极和愤怒情绪。天宝五载时，他告别故乡，朝着南方的越中地区启程，即将开始游历著名的山川名胜之前，他创作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写道：“就让那白鹿在山谷间自由漫游吧，而我则必须前去拜访这些名山。我决不愿屈从于权贵的压力，让他们剥夺我快乐的笑容。”白鹿代表着仙境的神秘，而名山则象征着仙人和隐士的避世之地，对于李白这位不愿受权贵左右的诗人来说，这两个象征成了他坚守超然世俗的永恒符号。这几

首诗都是诗人在曾一度感到对世事失望时所真实表达的情感。《历代诗评注读本》中提到:“仔细品味诗的前半部分,似乎并非是真正放弃世俗情感的表现,只不过是因为世道艰难,才下定决心隐退。但如果我们从诗歌的笔法来看,前半部分特别强调了旅途的困难,而这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因此,不能说他早就放弃了对世事的感情,也可以理解为他暂时把世事放在一边。”我认为,这里所提到的“下定决心隐退”和“暂时把世事放在一边”不仅准确捕捉了《行路难》的情感基调,还对“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一句进行了间接解释。这种解释既不与诗人的政治思想相矛盾,也与诗人当时的思想相契合。

3 小结

李白的政治抒情复杂而多变,并非时时都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理想和现实、出世与入世时刻拉扯着他,《行路难》(其一)在“弃世远遁”的主旨中潜含着李白复杂的思想感情,他既做不到现实中的“功成”,亦做不到心灵上的“身退”,无论现实给予他什么样的打击,他都无法忘却自己的远大理想,也正因如此,失望之时说出激愤之词才真正体现诗人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故而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为激愤的归隐之词至此即可明晰。

参考文献:

著作类

- [1] 安旗.李白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6.
- [2] 高棅.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67.
- [3] 韩进廉.禅诗一万首 上[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45.
- [4] (清)蘅塘退士,史良昭,曹明纲,王根林.唐诗三百首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45.
- [5]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62.
- [6] 马茂元.唐诗选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483.
- [7] 孙振涛.《全唐诗》宗教名物意象考释[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249.
- [8] 王枫林.咸阳知古录[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14:182.
- [9] 王运熙等.李白研究[M].作家出版社,1962.
- [10] 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M].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227.
- [11] 王逸.楚辞章句[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2] 叶军,彭玉平,吴兆路,赵毅,雷恩海,汪涌豪,骆玉明.中国诗学卷4第3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259.

[13] 詹锓.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4[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1669.

[14] 詹锓.詹锓全集卷5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诗选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177.

[15] 赵传仁.诗词曲名句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505.

[16] 张庆利.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46.

[17] 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15.

[18] 赵昌平.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李白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32.

文献期刊类

- [1] 郝润华,马婧.李白组诗对汉魏六朝赋的继承与受容[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565-569+699.
- [2] 韩卓希.李白《行路难》(其一)主旨研究述评[J].青年文学家,2021(30):65-67.
- [3] 李善奎.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新解[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1):76-77.
- [4] 李正春.论唐代组诗及其形成原因[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64-68.
- [5] 米法君.“充满信心”还是“一度绝望”?——试探李白《行路难》(其一)的感情基调[J].语文学刊,2014(02):74-75.
- [6] 司全胜.关于中国古典组诗的界定[J].语文学刊,1998(01):5-7.
- [7] 徐泽强.论杜甫的组诗[J].政法学报,1994(02):47-52.
- [8] 徐伯鸿.功成身退戏沧洲——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新解[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123-125.
- [9] 钟银生,徐敏德.“直挂云帆济沧海”解[J].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4(04):83-11. DOI: 10.15927/j.cnki.lygszxb.1994.04.024.

学位论文类

- [1] 杨丽华.李白组诗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9.

作者简介:

谢明明(1997-),女,汉族,海南省海口市,硕士,研究生,海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